

地方党史資料

名 称:

类 别:

作 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資料目錄

总 号	分 类 号	編 号	性 质	資 料 名 称	年 代	作 者	資 料 来 源	分 数	永 久	长 期	备
		191		1918年10月为铁沙河 工厂中口环罢工情 况的联合回忆	1918	李 友 成 等	旅大编委	2			
		192		关于1920年4月5日为铁沙 河工厂中口工人联合 罢工的回忆	1920	刘 金 有 等	“	“			
		193		对克欣率下的旅师学运 情况的回忆片断	1921	尤 符 一	“	“			
		194		回忆1925年前后复 员第九十字的革命活 动4情况	1925	复 员 委	“	“			
		195		大连声援“五卅”惨案 的反帝斗争	1925	旅大编委	旅大编委	“			
		196		大连中华工学会及 其革命活动	1923	“	“	“			
		197		中华工学会章程	“	“	“	“			
		198		回忆大连中华工学会 活动4情况	1923 1923	唐 颖 超	“	“			
		199		大连中华工学会周水 子分会活动4情况	1925 1927	陈 结 祥	“	“			
		200		关于大连中华工学会 情况的回忆	1923 1927	高 文 元	“	“			

資料目錄

总号	分类号	编号	性质	資料名称	年代	作者	資料来源	分数	永久	长期	备
		201		美孚工学会文化补习学校的活动情况的回忆	1924	王元恺	旅大编委	2			
		202		对工学会为工人办理金票换小洋一事的回忆	"	刘清顺	"	"			
		203		大连工学会(译稿)	1923	旅大编委	"	"			
		204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及其活动	1924 1927	"	"	"			
		205		对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的情况回忆	1924 1927	吕功甫	"	"			
		206		对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情况的回忆	"	蔡炳麟	"	"			
		207		对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情况的回忆	"	许法明	"	"			
		208		对日清印刷所罢工斗争的回忆	1925	刘正善	"	"			
		209		1925年“大连机械制造所”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5	旅大编委	"	"			
		210		大连机械制造所大罢工的片断回忆	1925	孙传锦	"	"			

資料目錄

[illegible]

一九一八年十月滿鐵沙河口工厂中国工人罢工情况的联合回忆

李安庆 李云中 刘逢忠

旅大市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

大連機車車輛厂党委宣傳部

1962年5月

关于前沙河口工厂一九一八年十月中国工人大罢工

問題的核實意見

1. 关于罢工的起因、领导人及罢工经过和后来敌人采取阴谋手段等問題，除該三位老工人的回忆一致外，当时罢工领导人之一，刘玉柱（退休老工人）也有相全的回忆，且当时的泰东日报（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也有报导：“沙河口工人因金票落价，生活困难于前两星期有楊某、刘某、王某等 見厂长，請求增長工金，当經厂长諭令俟一星期即当示…… 星期已過当局卒未发表，因此各工人大动公憤，即於七日場中招人時機全罷工……”故予以認定。

2. 关于罢工期限与結果問題

据老工人回忆普遍談：此次罢工沒能辦好，这次罢工共坚持六、七天，可是有的在罢工两三天后就被騙上班了，还有的歇了二十天才上班。考虑到当时絕大多數工人坚持罢工六、七天才上班，因此，說罢工七天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予以認定。

关于一九一八年十月滿鉄沙河口工場

中国工人罢工情况的回忆

(按：李安庆，共产党员，大连機車車輛工厂退休老工人，现大连市沙河口区兴工分社机械厂車間主任，一九一七年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参加过一九一八年十月的大罢工。)

李云中，共产党员，大连機車車輛工厂模型車間工人，一九一八年十月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参加了当年的大罢工。

刘逢忠，大连機車車輛工厂機車車間走台工段工人，一九一七七年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参加过一九一八年十月的大罢工。)

我們几个人，都是差前差后入滿鉄沙河口工厂干活的。那時，这个工厂正包攬鞍山制鉄所的活，由于活很忙，工厂十天半月就上一次人，當時厂里人很多也很乱。中国工人大約有两千多人，日本工人有两千四、五百人。那時候中国工人干手艺活的不多，絕大多數是抬抬扛扛的体力劳动，挣钱很少。就是有較好手艺的大工匠，也仅能挣上七、八角钱金票（日本币），一般的中国工人只挣三、四角钱，徒工才挣一两角钱，大家生活都很苦。那時，单身汉还勉强可以維持生活（只能吃苞米餅子吃咸菜），若是拉家带口的就更难維持了一月工钱半月即花光。

那時候，市面流通的是“小洋”钱，挣的金票不能直接上市里买东西，需兌換后方可使用。如果一元金票能兌換一元“小洋”还好說，可當時并无保証，金票与“小洋”常出差額，往往挣一元钱金票，拿到市場仅頂几角钱（因一元金票只兌換几角“小洋”）用。一九一八年的九、十月間，金票大跌价，一元钱金票只能換三、四角小洋，而且當時的錢庄老板們还不太愿兌換。在兌換時，有時还能遇上假（伪造）钱，这样就愈法吃亏了。

一九一八年十月，“四老”①领导的这次大罢工，就是因金票跌价，为了要求长工钱而引起的。由于金票跌价，工友们仍挣原薪，全厂工人生活显著下降。当时，在厂子里到处可听到这样些愤愤的議論：“天冷了，金票不值钱，咀都顧不上，到了冬天可怎么办呀！”“冬天可不是夏天，沒有棉衣怎么过冬！”“反正是过不下去了，干脆歇工（罢工的意思）算啦！”“对！我們都不干，去厂子叫，大驢，厂长（日寇厂长横井的绰号）给长工钱……”大家叹气，不滿、气愤。就在这時，翻砂厂以刘老（刘玉柱）、曹老（曹俊德）、和銅戶的楊老（楊派和）还有銅戶厂的王老（王茂休）等大工匠，見到大家因金票落价造成生活困难而不滿的情緒，就經常到一块串通并向廠（車間）的日本工头提出長工钱的要求。但日本工头很狡猾，采取着一拖再拖的办法，后来“四老”就領我們推选代表在罢工前的两个星期見了“大驢”厂长，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大驢”厂长問：“你們誰是头目人，出来說話的好”。并要我們大伙联名提出申請書，一周后給答復，其实我們早就識破敌人的阴谋——敌人是想找出我們的领头人，破坏这次罢工。为不計“大驢”厂长查找出我們的领导人，楊老提議采取围圈圈的符号办法，叫他察詢眼也找不出我們的头目人来。申請書遞上去，一周二周过去了还是一点信沒有。这时“四老”等大工匠又找厂长質問。“大驢”不仅不答应反而說：“要那人苦力的有的是，不干拉倒。”这使“四老”等大工匠更为气愤，回来和我們一說，可把我们气炸了，都嚷嚷要歇厂子（罢工）。

十月六日这天，吃晌飯的時候，楊老来到翻砂厂找刘老、曹老一商議，便對我們說：“有个地方（何地已記不清）工人們罢工胜利了。我們要想長工钱，不罢工鬼子是不能答復的。从明天起咱們也給他来个罢

厂子……。”为長工钱而罢工正符合我們的心愿，当然了，也有少数人胆小怕事不大全意，就这样，罢厂子的消息就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开了。这天晚上在沙河口候家沟小山上，楊老和几个大工匠召集我們住在香炉礁、候家沟一带的工友开一次大会。楊老在会上說：“大家伙更抱在一块不上班，团结成一条心罢工就能胜利。”最后嘱咐我們：“这次开会千万 別叫鬼子知道。”在全一天晚上，王老在沙河口双庙子（現泉勇街）也召开了全祥的大会。

第二天早晨，知道罢工的人都不上班了。由于这次罢工組織的不严密，有不少人不知道罢工的事，还和往常一样上班干活，到了工厂大門才听说罢工了，便停在門外看情况听动静。罢工的人越来越多都聚在門口，門卫还一个劲的叫工人进厂干活，可是誰也不听他的。这时，干夜班的工友和不知道罢工而早进厂的工友，都冲出了工厂大門，和外边的人汇合了。日寇看門口站了千八百人不进厂干活，便叫看門的“韓老歪”（韓丕元，是敌伪爪牙）出来劝工人干活，可是誰也不听他叫唤，直到九点多钟才各自散去。日寇看中国人真的罢工了，当天就派一些日本工头到工友家去找人干活，我們大家伙早已躲起来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被欺骗，第二天上了班。

罢工的第二天（十月八日），为了防止少数不愿罢工的人上班破坏罢工，有尹媽媽（本名：尹生祥）（2）领着人拿着棍棒，堵在通往工厂的要道口上，劝說上班的工友不要进厂干活。就在这时候，小包工头“明嘯吧”招了二百多名临时工想进厂干活，被尹媽媽他們把“明嘯吧”打跑了，又把临时工劝說回去了，此时，敌人的野蛮家暴露了，派出大批軍警，在大街上，或到工厂附近的工友家去捉人，强迫工人上班。当我們知道这一消息后就相互傳告，来得及的都到亲戚朋友家躲起来了，躲

不及的人被逼进厂干活。还有的被捉后，由于拒绝进厂干活就被关押起来。后来，日寇知道这次罢工是“四老”领头闹起来的，就派警察到他们家去捉人，得知消息早的刘老、曹老就逃回原籍天津。杨老和王老还有几个大工匠未来得及躲起，就在罢工的第二天被捕了。敌人满以为捕去几个罢工领导人和坚决罢工的工友，我们就被迫复工，其实，小日本鬼子的算盘打错了，我们并不那么弱，头目人虽然是被捕的被捕，躲的躲了，可是我们还是不上班。这时日本工头就用欺骗的流氓手段，到工友家说：“别人都上班了，你为什么还不上班。”由于组织的不严密，再加上鬼子欺骗造谣，结果有的工友便轻易的相信了。因此，在第三天（十月九日）才有人陆陆续续上班了，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又坚持了好几天，后才陆续上班了。

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就上班干活了。“四老”领导的大罢工就这样没能取得多大收获而失败了。尽管当时没给我们长工钱，可是后来不久日本资本家害怕我们再開罢工斗争也怕日本工人闹事，就给中国工人每人每天长了一角钱，有的长了几分钱，日本工人也长了钱。刘老、曹老被工厂开除了，其实他俩走后就沒准备再来侍候小鬼子。杨老和王老他们被关押了两个月才释放出来，出狱后，我们大伙又都自愿的捐了些钱送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回忆人 李 安 庆（印）

李 云 中（印）

刘 逢 忠（印）

註：(1)当时工人有个习惯，对有威望受尊敬的工人，不叫其名，光称姓再加上个“老”字。“四老”是杨老～杨振和，王老～王茂林，曹老～曹俊德、刘老～刘玉柱。

(2)尹嫫嫫：本名叫尹生祥，由于他很体贴工友，爱打不平，每逢年节聚会，好扮个老婆婆，因此，工友送他个绰号为尹嫫嫫。

××××××××××××××××××××××××
×
× 关于一九二〇年五月
× 滿鐵沙河口工厂中日工人联合罢工的回忆
×
× 刘金有 刘振泉 司春运
×
××××××××××××××××××××××××

旅大市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大連機車車輛厂党委宣傳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

关于几个問題核实認定的主要根据

这分联合回忆录的基本情节，经过老工人邹义顺、刘洪华等回忆旁証一致。其次，关于罢工的起因、时间、经过和结果等，敌伪报刊资料也有記載。如滿蒙全書（第六卷第三編第三章第三节）的“在滿日工人的劳动糾紛”中，关于“沙河口工厂劳資糾紛的经过”，里記載：“大正九年（1920年）上半年，滿洲經濟界受日本內地經濟肖条的影响，也呈現了不夠活潑的状态……滿鐵創立十年来未有进行人員整頓……趁此机滿鐵要裁各部人員。这一消息还没正式发表前，傳到沙河口工厂的时候，職工們即感到不安和激憤，在工作時間內不干活，三、五成群的秘密談論如何对付的办法……。”另据日本“現代支那劳动研究”，記載：“大連沙河口滿鐵工厂，从五月一日开始至六月十日罢业四十天，六月十一日复工。”再据大正九年六月二日的辽东新报第二版报导：“……在一日正午訪問了橫井工厂長，其結果公司将免職日本職工五百四五十名，中国工人一千三百多名，退職津貼大正六年（1917年）以前入社的按照70%，大正六年以后的按30%发給，宿舍決定延期两个星期……。”等等，均与此回忆录大体相全，予以認定。

关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至六月十日）

滿鉄沙河口工厂中日工人联合罢工的回忆

（按：刘金有，原是滿鉄沙河口工厂木工，現是大連機車車輛厂工人，共產黨員。刘振全，原是滿鉄沙河口工厂木工，現是大連機車車輛厂工人，共產黨員。司春云，原是滿鉄沙河口工厂木工，現是該連機車車輛厂退休工人，共產黨員。）

从我們入滿鉄厂干活，赶上好几次罢工事件。有的罢工是中国人干的，有的是日本工人为反对資本家的剝削而干的；規模有大也有小。那个时候我們对罢工的意义还都不大明确，只知有人鬧起来，咱就跟着参加，反正不罢工也活不下去，罢工好了还能爭得些权利。在我們的記憶里，除一九一八年中国工人的大罢工和一九一九年六、七月日本工人那次罢工的規模（四、五百人，罢工五、六天）較大而外，其它几次規模都較小，記憶的也不清楚。現在回忆起来，規模最大（人数与罢工時間）的还要算一九二〇年五月这次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全厂五千余名中日工人联合干起来的。这次罢工虽說是自发的，没有什么組織領導，只是中日工人的心都很齐，斗争的积极性也很大，因此，罢工坚持約四十多天。罢工原因，是因为工厂沒有活（受日本內地經濟危机的影响），資本家眼看开不了餉，要大批裁人而引起来的。

罢工的前几年，滿鉄工厂包鞍山制鉄所和鈴木油厂的活，招收了很多工人，到一九二〇年活干完了，工厂只是修理几台破火車头（機車）和貨車，因此就显得活少人多。这时候，市面上也很不景气，可以說經濟危机已在“关东州”表面化了。工厂开工的少了，大小工厂都在裁人。資本家为維持殘局，先是采取降低工資的手段，后又規定每星期休息两天不发工錢，以填補其亏损。到四月里，工厂就揚言要大裁人。起初我

們只知道裁中國人，當得知此消息後，大伙都沒心思干活，後來干脆扔掉工具不干活了，成天三個一堆五個一伙的談論這件事。本來中國工人掙那幾個工錢糊口都難，一旦被裁減下去，那真是得瞪眼挨餓了。所以，儘管日本工頭吵吵叫叫督促我們干活，也沒人去理他，甚至還有的頂撞地說：“不要我們了還干什么活！”旋盤廠一個姓徐的小伙子，就手指着日本工頭說：“你要把我裁了，我非砸碎你的腦袋不可！”弄的工頭無法只得說：“廠長的來了就干干，若不然我的不好交待。”後來大家越議論越氣憤，說什麼也不听了，上班後就睡覺的睡覺，玩的玩，要不就在各廠（車間）里找熟人打听消息。

大約是在四月底五月初，咱中國工人正鬧着很強烈的时候，日本工人也聽到消息，說他們也要被裁。全時，他們還看到從鞍山制鐵所被裁下來的日本工人，已經拉家帶口的來到大連，準備坐船回國，這使日本工人也大為不滿起來。他們就把機器停了，工具扔了，和中國工人一道罷起工了。有些日本工人，氣憤地罵日本資本家心腸太狠毒：用人就從國內給招來，不用時就一脚踢開不管。有的日本工人就找中國工人朋友，打听中國工人過去罷工的經驗，和一块商量怎樣反對工廠裁人。這樣的事個個廠（車間）都有；象翻砂廠就有牛島等日本工人找于景龍大工匠們打听中國工人一九一八年罷工的情況；台車廠的橫山，旋盤廠的若本等日本工人，也是成天和中國工人聚在一起議論罷工的事情。大伙認為過去罷工不進廠子，廠方不給工錢，這次罷工經大家研究，要進工廠但不干活，還要叫廠方給開工資。不過當時還有極少數日本工人和日本工頭還強迫中國工人干活，我們大伙沒有一個听他們的。誰也沒給他干。無奈何，他們就自己動手干，他們意圖是，想趁大伙不干活的空子，乘機巴結當頭的好不裁他們。翻砂廠有個壞種外號叫“冷虎子”的日本人，他就在大家不干活的時候，強迫中國工人和他一齊干活，這事被牛島和外號叫“張飛”的日本工人知道了。

这两位日本工人去到就把“冷虎子”，拖出来打了一頓，經这次教育，后来他再不敢逼中国工人干活了。还有鍛冶厂有个外名叫“大地瓜”的日本工头，領几个专抱日本工头粗腿的日本工人干活，結果被台車厂的橫山和旋盤厂的若本領着中日工人，砸开大門冲进去把“大地瓜”，打跑了，还把大电滾砸坏了。橫山和若本这两个日本工人，手艺高心眼好，从不打罵中国工人，他們反对日本工头打罵中国工人，因此，他二人在中日工人中很有威信。在这次中日工人反对裁人的联合罢工斗争中，領導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的联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罢工弄得日本資本家厂长哭笑皆非。我們上班后不但干活，倒給他浪費了不少电。制造廢品，损坏工具是常事。后来被“大駱”，厂长知道了，經劝說工人都不听，无奈只好下令断絕电源。从此工厂就象死了一样，再也听不到机器的响声了。

为了反对裁人，咱中国工人曾推举大工匠去見厂长，日本工人也选代表去見厂长，去見滿鉄本社理事和社長，但都沒得到答复。有一天中午，各職厂（車間）的中日工人就敲打着鉄桶、鋼板，拉起大队汇合到大賬房樓（厂部办公大楼）外，要厂长出来說話。厂长沒敢出来，派庶务科長出来說：工厂因为活少人多，大大的亏本，无论如何也要裁人的……。我們在气憤之下，就把大楼玻璃全都給砸了。不久民政署派来三、四百軍警进厂鎮压，更加严密地看守着重要部門，又把我們中日工人都給撵出工厂。这时，我們就聚集到工厂西边的小山上和工厂資本家对峙，坚持着罢工。

待罢工一个月后，在六月一日这天，有个叫什么“大陆劳动联盟会”的日本人組織，在沙河口运动場召开了大会。日本工人对咱中国工人讲了，这天中国工人也拉起大队和日本工人一起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后还示威遊行。日本工人选出二百名代表在第二天去民政署請愿。后来日本工人回来讲：民政署中野署長被迫和滿鉄本社联系，研究如何处理这一問題。滿鉄本社和橫井厂长在中日工人的斗争威力下，不得不减少原計劃的裁人数，并答应給被裁

工人一定数量的解雇金。规定一九一七年前入厂干活的，发给工资的七成，一九一七年后入厂的发给三成，住工厂房子的延期使用两个星期。

根据那时的情形，想不耻工厂主人是不行的，又鉴于工厂当局答应对被裁工人发给解雇金，这样以来，工人们才出了口气。大家伙都觉得，能争得这些条件，应看成是我们中日工人联合斗争的胜利结晶。实在是来自不易呀！

到六月十日（罢工四十余天），工厂在大批军警的弹压下，发给中日工人每人一封信，宣布了被裁和留用人员的名单。被裁人的信中装有解雇书解雇金字据；留用人的信中装有入厂证。被裁的中日工人，共有一千八、九百名（日本工人占五、六百人）。

四十天的中日工人联合罢工，至此就算结束了。虽然裁了一些工人，但是通过这次罢工，显示出我们工人的威力，迫使资本家不仅少裁人，而且对被裁的工人发给一些解雇金，使被裁的弟兄们暂时还有个生活着落。尤其通过这次罢工，给我们增加了知识，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只要大家抱住团体一条心，力量才大无穷。

刘 振 泉（印）

刘 金 有（印）

司 春 运（印）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对党领导下的旅师学运情况的回忆片断

(1921年~1927年)

尤 符 一

旅大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核实

1961年6月26日